



1994 Events in Dance
舞蹈1994

蕭 渥廷

Wuo-ting HSIAO

蔡瑞月文化基金會董事長

本文以一九九四年發生兩次台灣文化事件「向蔡瑞月致敬——中山北路昔影今塵」和「1994台北藝術運動」的紀實為主軸。前後陸續投入參與的文化界友人，像陣陣不斷湧來的浪群，至今尚無餘力為他們作口述訪談。為第一人稱自溯一九九四年的蔡瑞月舞蹈研究社搶救的簡史，雖然記憶有部分零落，但總體的感覺依然鮮明激盪。

「中華舞蹈社拆了，那將絕對是重大事件；象徵著蔡瑞月的舞蹈精神被現實埋葬，也代表台灣重要舞蹈時代的結束。」日前，舞蹈家林懷民得悉舞蹈社極可能保不住了，反應激動、心情沉痛；不僅如此，他還和羅曼菲、平珩等舞蹈家討論，保存蔡瑞月作品資料、傳承舞蹈精神，是大家認為最實際、最有意義的做法。」

尋覓心目中的藝術家

升大四時，我決定帶著叛逆，離開中文系溫儒的生活圈，經過不算短的日子，想尋覓心目中的藝術家，終於在大學圖書館內發現李哲洋所翻譯，日本蘆原英了所著《舞劇與古典舞蹈》一書中，提到台灣舞蹈家蔡瑞月，這番發現觸動了我的憧憬。使我快速打聽到她的舞蹈社，座落在中山北路二段四十八巷內。終於站在那略嫌古舊的日式紅木門前，我吸了一口氣，敲了門，這是一九七六年某個星期日的黃昏。落日像個紅火球，把身後的一片謐靜的廣場映紅了，像極了高中時期，第一次站在屏東的一間小教堂前，當下的情景感受極為相似。我像是來朝聖的學生，入教門徒的操練與佈道，是我終生內心的理想，理當遵循的印絡，這份長久以來單純對舞蹈固執的喜愛，就在眼前展開。

我的舞蹈啟蒙老師蔡瑞月，泛著孤舟帶著我和其它門徒，開始了舞蹈的洗禮與淬鍊，小舟經過急湍危流，穿行無數奇幻的樂土，而以泛向內心的城堡最為掙扎，終於我找到沉重、封閉、搖晃、迷途、自己的身體，對舞蹈的固執就此比以前更固執了，蔡老師把槳交給了我和靜文——我的同伴，開啓了冒險的舞蹈之旅，沒料到有一天會捲入舞蹈史搶救的大風浪中，在台灣藝術史的浩瀚大洋中，掀起巨浪翻騰。

蔡瑞月拿到「良民證」，淚水撲簌而下

「龍宮奇緣」事件落幕，一九八三年蔡老師應邀參加「亞洲舞蹈節」親自演出「麻姑獻壽」，並於演講中親自示範民族舞基本動作，同年參加文建會主辦的「七二年代舞展」，結束後，決定到澳洲與兒子同住，當取到台北警察總局核發的「良民證」，看到上面沒有登載犯罪前科記錄時，表示可以出國了，淚水撲簌而下：

靜靜地，離開我最愛的鄉土，離開我日夜心繫的舞蹈社，離開我一生很難割捨在這裡的一切。條件是我可以離開那長久像水蛭般，吸住我的靈魂和尊嚴的政治迫害。

我到機場送行，慌亂的心情很難安頓。接下了舞蹈社，教學庶務並不複雜，倒是這座蔡瑞月舞蹈研究社已進入八十高齡的屋況並不佳，所謂屋漏偏逢連夜雨，我每想到下雨天、颱風天房子的維修和市政府的飆漲房租，連夜裡做夢都會頭皮發麻。

法官說舞蹈跟房租有什麼相干？

八〇年代初期，舞蹈社的外牆每隔一陣子就張貼公開標售的公告，使得學生不斷地流失，還在學舞的學生和老師卻人心惶惶。之後舞蹈社及鄰近民舍被指定為捷運控制中心預定地，於是開始了長時間與台北市捷運工程局的協調會、座談會，期間以中山北路二段四十六巷及四十八巷（即舞蹈社）間街廓編號一土地興建大樓安頓現住戶，以及積極研商以其鄰接市有基地興建國宅安置現住戶，成為協調會雙方討論主要方向，但這件事情卻會而不決，延宕下去。來到吳伯雄市長時代，興起了訴訟的主張。最終還是採用二、三戶為訴訟的一小單位，社區居民的凝聚力不知所措地潰散了，興訟的態度有如剿匪，勢如破竹。報上登出四十六巷七、九、十一號，市政府已收復失陷土地的新聞。由於參加了太多次的協調會議，市府總是帶著傳統官方的威勢，而居民





1989年，蔡瑞月舞蹈社的西邊區塊被拆場景。

「向蔡瑞月致敬－中山北路昔影今塵」活動之一。（許斌攝）



只能七零八落地，怨嘆房子年久失修、漏水慘重、樑柱朽蛀、市府向來置之不理、房租漲得太快太高、或是花太多錢買了承租權、且繳了天文數字的房租費等；爭執的癥結雙方沒有交集過。

我自知前景不妙，另一方面也明白，蔡老師手創的舞蹈社是台灣最早的舞蹈社之一，必須傳承下去，於是前後於一九八四年與一九九一年分別於錦州街、中山北路六段設了分校，以避免舞蹈社被拆毀而斷了歷史傳承，結果兩次賠了夫人又折兵，使得十幾年來舞蹈社的經濟陷入困境。期間最折騰人的是為因應市政府訴訟，一次又一次上法庭，法官的嚴峻臉譜總是千篇一律，凌厲的口吻總是使人感受渾身是錯，罪不可赦。我幾次申訴，蔡老師是舞蹈前輩，為台灣舞蹈奉獻一生，她將所有積蓄買了這二間房子的承租權，平常教學所得幾乎都花在修房子、繳房租上，而房租一再地飆漲，已到她繳不起的程度，不是不

繳，只是要分期來繳納，市政府不能只顧收房租，八十年來從不盡修護的責任。每次話沒講完，法官就一連串數落過來：「我不管貢獻不貢獻，舞蹈跟房租有什麼相關，我今天是依法行事，積欠房租就是違法。」

沒見識！總統只處理大事！

到了一九八九年，舞蹈社向西的區塊，與市府達成協議，按建坪每坪理賠兩萬伍仟元，限期六個月搬遷，然而協議之後不到一個星期，有一名女法官就率同當地警力及拆除大隊，現場宣佈進行拆除，根本不理會居民手持的協議書；理由是協議書上，財政局、捷運局、建設局、市長祕書…等各局處首長只有簽名，沒有蓋章，她說即使有簽章，沒有經過法院公證，是不具法律效用。一號基地的我們聯合參與抗議拆除，高喊著要法官重視協議的事實，請求查驗筆跡；而女法官一味堅持執行拆除，居民擋在門口與警方發生拉扯，僵持不下，在混仗中大哥和三弟被警棍打傷，我趕緊打電話向市議員求救，不是剛好不在，就是認為大勢已去，回天乏術。我最後只好打進總統府求救，而對方回答這干總統什麼事？我說：「我們的政府和自己的人民為敵，打自己的人民，拆人民的房子，市議員也沒辦法，不向總統求救，那我們向誰求救？」，對方覺得我如此小事也來麻煩總統，沒見識，總統只處理大事。求救不成，待我回到現場，一卡車的霹靂小組早已到達，而被打傷的大哥和三弟送到醫院去了。我又返回舞蹈社猛打電話到總統府。大喊：「你們是吃人的政府，只會打自己的人民。」但是很快就被掛斷了，我又再打，直到他們不接聽電話。

第一次走出藝術的象牙塔

再折回現場時，二十年代的建築，三十分鐘不到，靜謐溫馨的家園，剎時間樑柱橫斜，牆瓦塌碎，廢墟中煙灰還在空氣中竄著，而我近乎歇斯底里地發抖著，情緒賁張，憤怒一直無法息止下來。我騎著單車在那才剛變成廢墟的家園，不停地一圈又一圈瘋狂地繞著。到了黃昏，細雨也來了，在夜裡更有幾戶人家拿著手電筒，用垃圾袋

在廢墟中撿拾他們來不及撤走的家當，一袋一袋往三輪車上送直到不能再塞了，像逃難似的，一家四、五口坐上車子離去，他們將夜宿那裡？或成為台北城的新遊民？第一次我走出了藝術的象牙塔，學習認識舞蹈以外社會的面貌。

位於舞蹈社西區的房子一拆完，緊接舞蹈社的法院判決確定，舞蹈社應於當年的十月八日拆遷。無可奈何將所有的課停掉，學費也退了，開始了灰頭土臉的日子。爬到閣樓卸下景片、布景，清理道具間、服裝間和史料文物，結果整間大教室裡，舞蹈服裝堆積如山，執行著舞蹈社歷來最大的放棄行動——過濾、淘汰、捨棄。小發財車一輛又一輛地來運離，這些都是五十年來台灣文化的遺產，但是遇到脫軌的社會，卻沒有一個地方可以保留收藏它，即使向文建會叩門二次，總是回應道：「蔡瑞月在社會的論述不足，要是幫她立館，很多人也會做相同的要求，就文建會立場很難不顧慮到公平。」

長期承受政府對本土文化的壓制，對本土文化的整肅、收編和忽視，這些傷口是很難癒合的。摸過手邊的每一件舞衣，都是曾與前輩舞蹈家在舞台一同展現過風華，內心很難撫平，腦中不斷浮現出一為文化辦事員對我說：「蕭小姐，別急，那一天等你有名了，事情都會解決的。」我實在不懂，等我有名了，跟文化保存的相關性在哪裡？

官司敗訴後，常有朋友來關心，討論著要如何處理官司問題，以及史料文物要如何安置，於是有了搶救舞蹈社的提議。

向蔡瑞月致敬——中山北路昔塵今影

歷史是這樣被書寫的，假若我們只是單純地用「緬懷前人」的心情「向蔡瑞月致敬」，那勢必無法將蔡瑞月在台灣歷史長河中的顯影，倒映出做為一個女性在被男性戒嚴令的壓制下，她仍能用自己身體僅餘的一點能量——舞蹈，把女體的生命力豐富地展現出來，對蔡瑞月如此論定，倒不是在爭誰是什麼「開創者」，而是肯定豐富的生命力才是做為藝術家重要的

資源²。

九月逼近，越接近倉皇離別日，大夥搶救的心越緊繃、越迫切。九月三日下午，舞者一切準備就緒，工作人員抱著收音機，音樂響起，前領者是舞者詹曜君，一襲羅馬式皺褶白袍，寬長而雪白，拖曳十公尺長白布，動靜都威儀如聖者(這是台灣的第一隻現代舞《讚歌》，一九四六年蔡瑞月所作)。另一位舞者徐詩菱穿著靛青色的舞衣，我則穿著一件淡紫色的舞衣，似乎是為了舞蹈社行將被拆，即興不經意中，總帶著憂鬱和緊張。在隊伍的後面，舞蹈家劉紹爐引領著陳素芬等一行舞者，有如動禪靜禪參差其中，時而相互建構，時而靜默自塑，一行二十來位以展演來搶救舞蹈發祥地的隊伍，從舞蹈社出發，向右繞行兩個大區塊，越過中山北路二段四十六巷一直來到長春路。舞者神色凝練，情緒高昂迫切，更有不少文化界友人和文字及攝影記者，這是小眾文化裡的小眾，第一次為了被擠壓的文化空間搖旗吶喊。

當隊伍來到了台新銀行，劉紹爐藉著銀行建築體碩大的圓柱，當下即興舞蹈，釋放出身體與空間精湛的對話。隊伍抵達四十八巷口，我則以彈跳、飛快地動作奔回舞蹈社的大教室，準備就位。屋內人群已是擠得水洩不通，我好不容易穿過人群，在舞蹈地板上趴著就位，徐詩菱則站在高的圓台上，現場迴盪著蔡老師的聲音：「伊天我來到基隆的碼頭，有幾個工人叫我快趕過去，石榆的船快開走了，我就一直跑、一直跑……，看到船漸漸變小。」一段錄音娓娓道來。我則接在基隆碼頭那段悵然孤獨的情緒，蕭靜文所編作《舞者日記》的舞蹈在此展開。現場的擁擠似乎又更擁擠了，空氣混濁，氣喘得兇，氣氛很緊迫，四周人潮在我的眼底旋轉了起來，我也繼續轉著，淚水滴下，「淚水」到底為誰發出憐憫？為社會？為蔡老師？還是為舞蹈社？

現場有戲劇學者魏子雲教授當眾朗誦著雷石榆的短詩〈假如我是一隻海燕〉，也談起好友的陳年往事：「我好友的妻子，是個虔誠的基督徒，盡其一生，不求名利，對台灣舞蹈奉獻她的一生。」講到深情激動處，不禁哽咽。

胡渝生則訴說她從小與蔡瑞月老師學舞，在舞蹈社一直練到大學，幾乎天天都在這裡練舞排舞，這所舞蹈社像她另一個家。「她就是舞蹈，是她在這個沙漠中開墾出一片田，才使台灣舞蹈界有今天。」

編舞家游好彥說蔡老師是他的啟蒙老師，他的藝術之母，對他有很大影響³。

陳玉秀老師則將她長期對台灣早期舞蹈史的研究與照片收藏，透過幻燈一一介紹早期舞蹈家林明德、林香芸……。八號小教室則有兩位文大四年級學生，高建維、羅文祥，將蔡老師的舞衣和旅日的木箱進行歷史回顧的裝置設計，而從八號入口一直到內室的兩側牆面則張掛著李銘訓先生所翻拍放大的蔡老師早期舞作照片百餘幀。

台北文化界藝術界齊聚一堂，保守估計也有二、三百人，交頭接耳地談論這位像謎一樣傳奇的蔡瑞月，有的驚歎台灣竟然有超過五十年歷史的舞蹈社，有的歎歎還來不及認識就要拆毀了，這些藝術家們，傳說著蔡瑞月老師的一生，在耳語間，現場的氣氛只有無奈，沒有凝聚力，使我不知道援手在那裡？

七月去澳洲，在那裡日夜趕錄十八卷蔡老師的口述錄音而後，又匆匆回來，籌組「向蔡瑞月致敬」活動，接連著整個九月史料展和陳情活動後，知道緩拆希望渺茫，於是打電話給在澳洲的蔡老師商量道說：「請妳放棄舞蹈社



的權利，作為市民的公共空間，並捐出妳的舞蹈史料和文物，讓市民能享有這些資產，妳願意嗎？」她回答：「只要舞蹈社不拆，我願意將全部史料捐出來。」我謝謝她，心中感動之餘覺得對藝術家很殘酷，提出這樣的要求，接下來緊急和靜文討論「台北藝術特區」的構想和概念。

當時的概念是這七塊市府地的未來雛形，應該是有一大型的「民眾文化廣場」，有別於兩廳院、國父紀念館，讓藝術工作者、學生、社區民眾共同參與，凡是活動、文化、表演，前衛的、通俗的都可以在這裡發生。藝術家不再是與民眾各走各的路，藝術不再是藝術工作者的喃喃自語，也不是民眾感覺階級分野的壓力的夢魘。藝術工作者必須打破藝術絕對性與優越性的迷信，拿掉徽章，走出虛擬的光環，把自己當一般人，

和普羅大眾一起重建屬於自己的文化時代和文化版圖。

原址規劃出歷史保存，結合當代藝術，帶動市民文化生機的功能。蔡瑞月舞蹈館則為藝術特區的主題館，館內則傳承蔡老師對舞蹈所堅持的精神——教學、創作、演出、舞蹈資料收藏與亞洲舞蹈界交流等項，而規劃有劇場、排練室、視聽圖書館、亞洲舞蹈資訊中心、展覽室和國際會議室等空間。

概念確立，於是草擬了「台北藝術特區」連署書。

只憑一台傳真機和古名伸老師提供給我的表演藝術界的名單，不可思議的是傳回來一張又一張對文化有理想、有抱負、厚厚的一疊連署書，真實反映了九十四年那個充滿著文化苦悶與憧憬的



「1994台北藝術運動」，舞蹈家劉淑英。（許斌攝）

時代。

平珩老師介紹黃玉珊導演開始就女性的視角收集相關蔡老師的資料，並參與「1994台北藝術運動」的紀錄工作。動員、組織幾乎是全天候要安排三十幾個團隊、二百多位藝術工作者，是一件龐雜的工作，特別是在經費短絀、沒有人力支援的情況下，通宵達旦是經常的事。有一天夜裡，一位朋友帶來國會助理馬士元、賴正庸、李慶豐、連美滿，在聽了舞蹈社的簡史後，積極安排，由翁金珠、葉菊蘭、林濁水、蘇煥智、廖永來、邱垂貞六位委員舉辦「搶救台灣表演藝術活文化—蔡瑞月女士台灣舞蹈史」的兩次公聽會。結論是請文建會、教育部在近期出面，與台北市政府協調。翁立委要求文建會成立「表演藝術展演館」，建立完整的台灣舞蹈史。謝明達議員則召開與市府的協調會，終於得到黃市府的暫緩拆除令。

儘管現實難覆，但被遺忘已久的台灣舞蹈界第一代舞蹈家與從事舞蹈教育的蔡瑞月，又因這件文化事件再度被社會記起，於教育部九四年新傳獎審查時，經劉鳳學老師推薦，而全體委員一致通過，成為舞蹈獎得主而獲得肯定。

台北藝術特區列入陳水扁文化白皮書

拆遷的消息在聯合報、民生報大篇幅登載後，陳水扁先生親自來舞蹈社關心，也仔細翻閱蔡老師過去所珍藏的舞蹈剪報、日本時期的手稿、舞譜。一本本泛黃的書籍，台灣舞蹈前輩為這塊土地奉獻的執著精神，讓這位市長候選人感動，除詢問蔡老師的健康狀況，並關心即將展開的二十四小時藝術運動，而私下贊助十萬元，並對現場工作人員勉勵有加。陳水扁競選市政文化白皮書列入：應極力保存台灣舞蹈史料，肯定蔡瑞月女士的歷史地位，儘速搶救活文化，進行口述歷史紀錄，將現址規劃為藝術特區。

政治掮客

陳水扁先生造訪舞蹈社的消息一披露，另一位市長候選人趙少康也來電聯絡要來關心；連想執行拆屋遷地的黃大洲市長也通知要前來。我們雖

予以婉拒，但是這是藝文團體先天弱勢的命題，在政治凌在一切之上的台灣，文化人的尊嚴像被丟棄在地上的小火花，任何人都想踩上一腳，特別是碰到政治上的掮客，我們只能處在認命的處境。有如出手在我們身上劃了一刀，礙於現實又幫我們縫好傷口，並且說著風涼話：「縫好了！沒事！沒事！」啊！文化人要用多少力氣來培養一千個好教養的良心，才能克制被踐踏的憤怒。

對舞蹈界的合作精神刮目相看

連署、串連、動員、討論、開會，不斷地持續著。接到汪其楣老師從電話的那端傳來熱情的鼓勵，她將主持原住民的歌謠營火會，請童春慶老師來燃起營火，並將偕同學生來參加；也關切活動籌組是否順利，一再叮嚀需要幫忙的事別客氣。另外楊其文老師於活動期間，常常來參與討論，熱心提供他專業上的觀念與建議。

時間迫近了，打了幾通電話給林懷民老師，也許時間不對吧，總是錯過了。有一天打通了，我說：「林老師，我們將於十月八日舉行『1994台北藝術運動』，目前要來參加的有三十幾個團隊，而蔡老師不在，我們又是個小團體，請林老師來領導這次的藝術運動。」他推辭了，並認為他不知道整件事情的前因後果，不想中途介入。並詢問活動經費可有來源？我說已標會來應急，於是他決定捐助三萬元，雲門舞集會參與演出「傳球樂」，行政人員將全程支援，也提供相關演出器材的協助。

劉鳳學老師更為此運動，解囊來相助。

有如一九九九年中研院的黃蘭翔教授對我說：「你們舞蹈界的合作精神，真讓其它各界刮目相看，真是令人羨慕。」

吊車一離地，我的膀胱失控尿快下來

舞蹈社的歷史處境的危機，經過第一次時間的掩埋，露出短暫的浮影，又將面臨第二次空間的掩埋。這段歷史已失蹤二十幾年，舞蹈史的危機

在這時與外界相互渺茫無知，找不到溝通的語言與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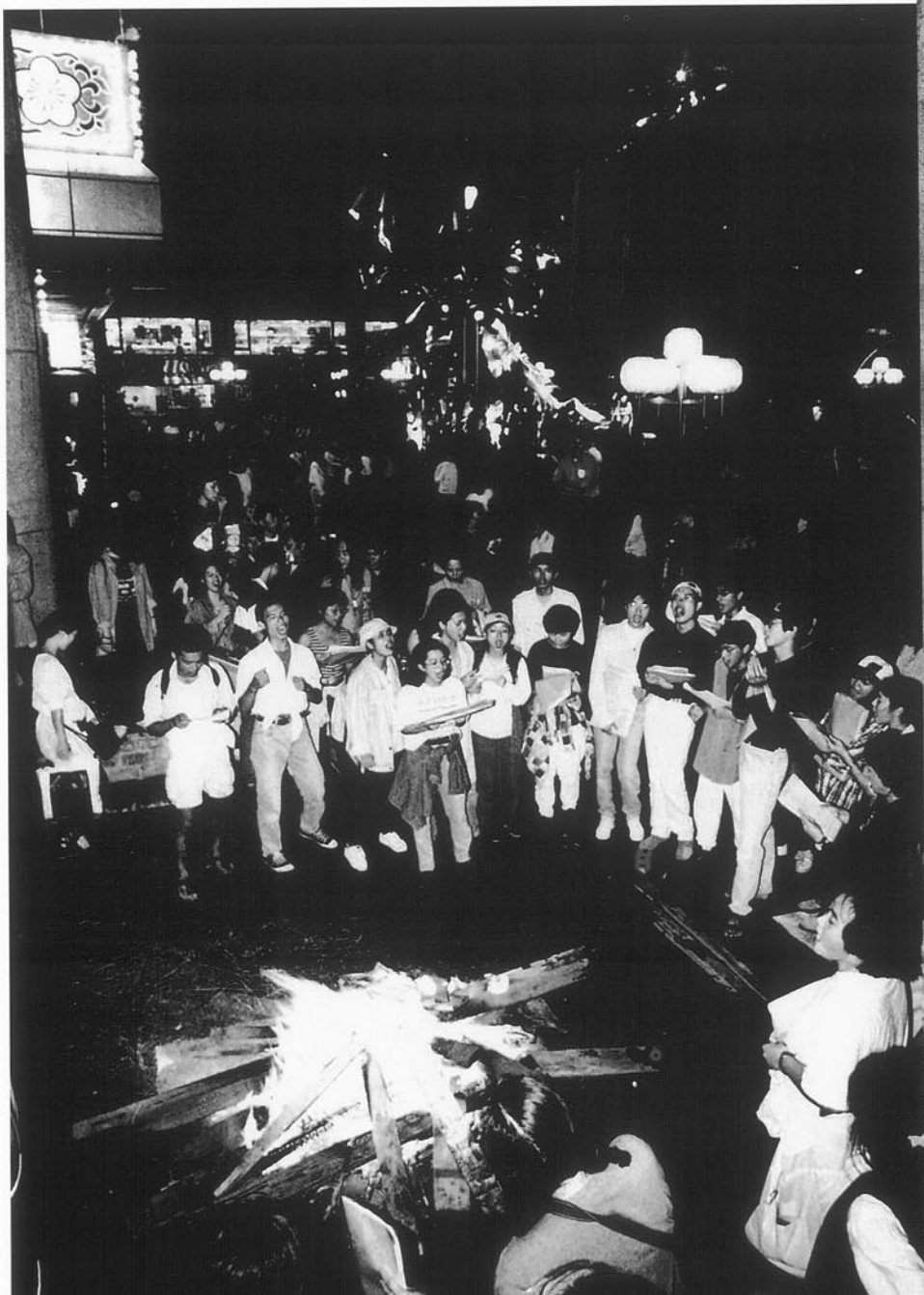
有一天黃昏，中山北路圓山附近左邊通紅的天際，吸引著我往車窗外望去。一隻又一隻長頸龍——吊車，正在演出他們的鋼筋混凝土的時代劇，長長的頸項頂向天際，剎時間閃過一個念頭：『就是我要吊在那高高的上面。』於是全身開始灼熱起來，不是興奮或是有了獲救的出路，而是我找到象徵憤怒的高度，但表現形式卻和我內在的懼高症立即衝突、對立起來。

對行動表演一無所知的我，打電話向王墨林請益，他說這方面李銘盛頗有心得。而李銘盛建議說：「山海塾的成員曾經倒吊在高樓上，那已經是有人做過的事。我有個想法，妳可以租幾台怪車手，打在地上或牆壁，發出坑坑聲，抗議就可以藉此表達出來……。」我覺得他對我們所面臨的危機性沒有體會，只好又回到原先的執行方式。

後來拜訪承攬捷運工程的營造公司陳處長，說明我每天需要借捷運大樓頂樓俯瞰地面，來解除我的懼高症。他聽到我將懸掛在十五層樓的吊車上，大笑著說：「妳站在十五層樓高和被吊在十五層樓的天空——感覺上全然不同的，而且高吊車拿來吊人那是違法的，我想這活動是不可能執行的。」還不停勸我，不要激動，不要走極端。

經過幾番打聽，知道有一位常為影劇界專門設計高空懸吊的原住民，綽號叫小高山，他願意協助執行。但是高吊車租二十四小時，連出車含焊三個吊具的費用，對我們而言是天

「1994台北藝術運動」，汪其楣帶領眾多熱情的青年朋友，在颱風侵襲的夜裡原住民的歌舞、營火徹夜不輟。（許斌攝）



文數字，可是這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只好決定一試了。小蕭、曜君、我、詩菱來到小高山所指定、內湖臨水邊的荒蕪之地，幾輛吊車像怪獸般地盤踞在郊野，我們說好，不能完成全程的眺高時，就得棄權參與這個行動表演。小高山很有經驗地先將我們四人置放在方形圍欄裡，吊車一啟動，圍欄微微晃著，而小高山卻一面大笑一面接聽大哥大，近乎惡作劇地，將圍欄搖起很大的幅度。大家一面驚聲尖叫，一面怪他太粗魯中，下降到地面，等於是通過第一關。接著小高山要求沒有圍欄了，一個一個用繩子及登山吊帶升空。曜君搶著要先試，綁緊身體，一離地，曜君舞動著，享受高空的解放。小高山說：「我從來沒有看過如此勇敢而有氣魄的女孩，我喜歡這個女孩子。」接著輪到詩菱，臉色有點青青的，剛開始身體僵硬硬的，後來在空中，也緩緩地舞動起來。輪到我了，才一面穿上吊帶，心臟已快轟開，臉一直紅著，一面對自己的生理反應生氣著。離地了，我的眼睛盯住吊車的某一個點，視線沿著鐵桿而上，眼睛不敢看別的地方，在離地三、四層高時，膀胱突然感覺不能控制，尿快下來了。我知道湖水在我正下方，於是心跳加快，五樓高、六樓高，整個身體恍然著、驚嚇著，不敢吭一聲，也不敢喊停，最後只好緊閉眼睛，直到回到地面。膝蓋還在長褲裡不停地抖動著，在如此挫敗的爭戰中，我通過了測驗。

記者會

九月二十九日下午兩點召開首次記者會，宣告「1994台北藝術運動——從這個黃昏到另一個黃昏」二十四小時馬拉松式的展演，為爭取「台北第一個藝術特區」擴及附近六塊市府地，以蔡瑞月舞蹈研究社為軸心，近千坪為主要區域。將具有歷史意義的文化地標結合當代藝術，形構出藝術特區概念，並提出從中山北路一段的舊市府、前美國大使館、舞蹈社、銜接台北市立美術館及兒童娛樂中心，發展出中山北路文化休閒動線。

「1994台北藝術運動」，展演內容則包括來自繪畫、舞蹈、音樂、戲劇、裝置、行動、觀念表演及演講，有二十幾個藝文團體參加。隔天聯合報張伯順的《街頭驚奇》，王亞玲的《台北需要一

個藝術文化特區》掀起連鎖反應，到十月五日第二次記者會時，已達到三十幾個藝文團體報名，參與的藝術、文化工作者，達二百多位。再度宣告通宵達旦的展演，將分為室內和戶外七個演出區，二十四小時展演不是一個接一個，而是在同一個時間有好幾項表演同時進行，蕭靜文說：這次演出的模式是就未來藝術特區的雛形來安排，強調多元、隨性、解放式的開放展演，方式是未來的趨勢，屆時四十六、四十八巷將申請封鎖，觀眾入場將在手上蓋章，可隨意進出，若是二十四小時的全程參與者則贈與「藝術結業證書」。

記者們對行動表演「我家在空中」三位舞者，即將懸掛在十五層樓高極感興趣，記者並問到行動主要動機，是何用意？我認為該行動是為製造危機意識以突顯主題。意義則為台北這個以高樓製造虛華假象的城市，人的質感已被扭曲，而吊車本來是用來吊物品，不是吊人。舞者被吊起，反諷著物化的社會裡，人的生命如同器物被填充，而抽離開土地懸在空中，更象徵一種生存的權利被剝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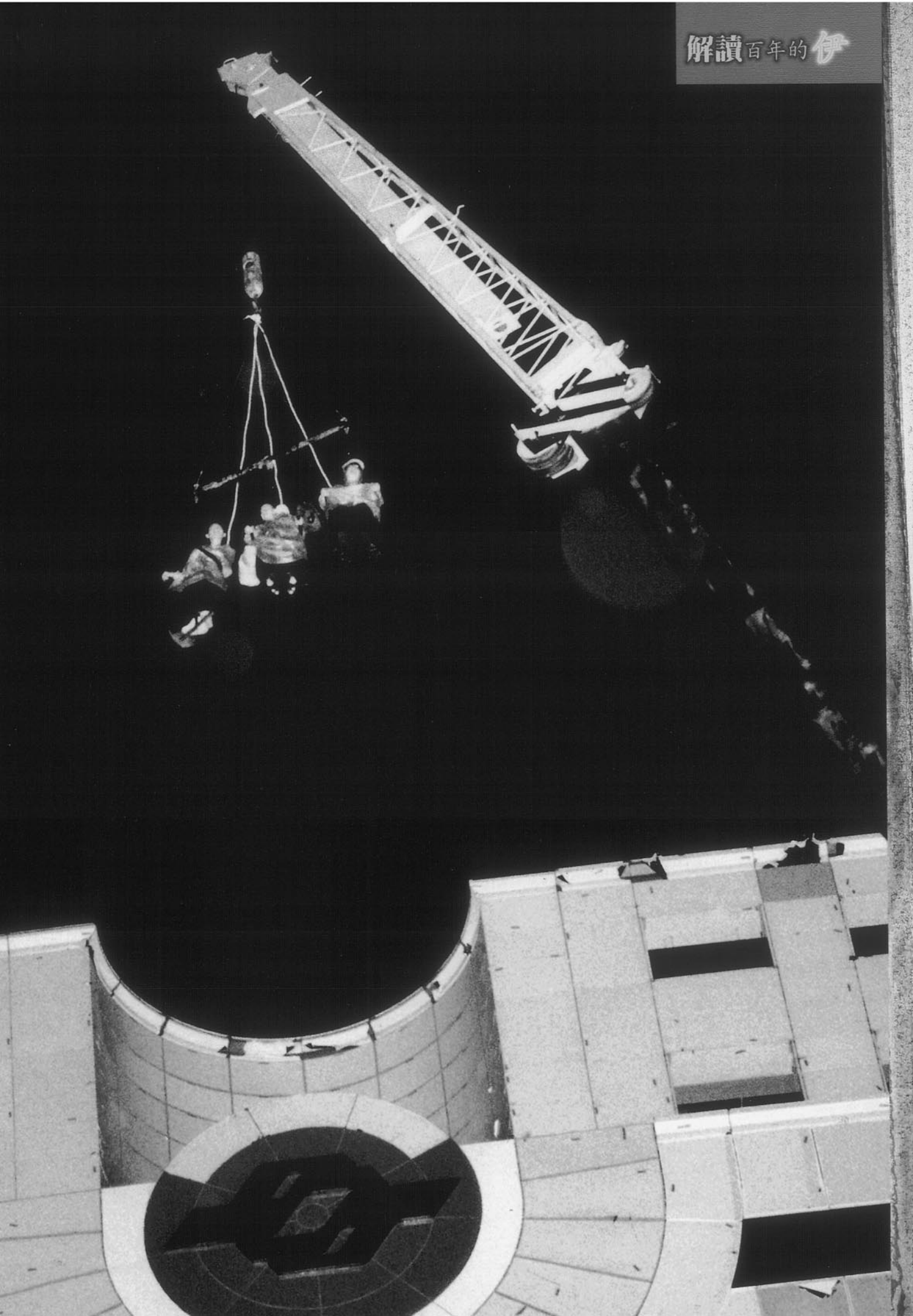
另外記者也好奇「廁所問題」如何解決，我卻天真地回答：「三人已同意到馬偕醫院通腸並施小手術，佩帶尿袋，並將禁食為藝術請命。」記者們聽了都笑成一團。

解尿的確是難以執行的問題，處理不當屆時勢必由空中迫降而致使運動提早結束，舞者詩菱的媽媽，由於才動過手術剛出院，跑來對我說：蕭老師你們為麼不用成人紙尿布代替小手術？聽到如此簡易的辦法，抱著她，如釋重負，三人對空中二十四小時的行動更具信心。

「1994台北藝術運動——從這個黃昏到另一個黃昏」

三個女人把自己的身體用吊車懸掛起來，在半空中擺盪了二十四小時；這是一種行動表演藝術呢？還是一種激進的抗爭手段呢？

從行動表演藝術來看，這三個有如被吊起來的物體，被流動的時間（包括風的吹動感及因風的吹動而引起的擺動）緊緊包裹著，漸漸轉化成為一種雕塑的



意象；是一種身體的雕塑吊在一個空中的環境空間，而營造出危顛顛的美麗意象，竟成為表現洗鍊情念的一首「身體詩」。藝術家把自己的肉體視為最直接的表現媒體，這場由三個女人完成的行動表演，充滿了由時間和空間凝聚起來的肉體意象，所渲染而出的強烈的感情訴求。並且也是一場充滿宗教意味的犧牲儀式，不只是一場「美麗的禱告」，更是藝術家面對一種與艱難鬥爭的情境再現。

文化人被「放逐」所苦，也被「追逐」所苦，「社會」總是扮演在兩側楞著大眼。

緊急的時刻終於來臨，曜君、我、詩菱穿著黑色劍道服外罩著黑色大衣，帶著背包，裡面有簡單的藥品、水、毛巾、筆、筆記和對講機，要升空二十四小時，全副武裝好像要出遠門似的。三人靜坐在捷運行控中心前廣場，當時颯著颯風並夾著驟雨，對這一切我當下感到寒心，我閉著眼睛，不想再看到眼前的景物。有人來到我身邊為我按頭禱告：「主耶穌，請看顧這位姊妹的苦難和淚水，安慰她的傷，願你二十四小時與她們同在，直到她們回到地面，阿們。」我沒有回應，感嘆這不過是我結束舞蹈與生命的儀式。接下來，蕭靜文用力地讀著揭幕宣言：

1994台北藝術運動即將在此揭開序幕。今天，我們特別感謝三十多個藝術團體、二百多位藝術工作者，在此以表演的方式，為台北市民及藝術工作者爭取屬於你和我的第一個藝術特區。

（雷聲隆隆地響，傾盆驟雨毫不留情地下著，小高山臨場嚇呆了，有人催促他為我們穿上登山帶、雨衣及繩索。）

此刻，我們結合當代藝術界，共同為台北市民扭轉文化生機；也從此刻起，我們共同拓展自己文化的土地，不再是被侷限於兩廳院、社教館等藝術殿堂，二百萬台北市民，能享有更自由、更廣闊的藝術文化空間。

我們正踩在台灣最早期的舞蹈藝術發源地，期待這次二十四小時的文化藝術運動，能激發藝術工作者和觀眾們，對藝術文化的熱情及體驗。今天我們所呈現的表演形態，將是往後藝術特區的雛形。

（龍倩為揭幕式唱著彌撒曲。）

五點十五分，小高山喊著離地、升空，我們緩緩被吊離地面，已經到了十五樓高，我的膀胱再度反應出懼高症的症候。許久，我才慢慢張開眼睛，風跟雨瘋狂地追打著我們，整座鐵架，像中了女巫狠毒的魔咒，一直繞著打轉，先是暈昏，接著想吐，詩菱、曜君一副沒事的樣子，特別是曜君還比著勝利的手勢。很快地，對講機傳來，問我們是否一切都順利，當然免不了問有沒有缺東西，加油喔！保重喔！午後活動才開始，藝文界朋友都在地面喊話，希望我們以性命為重，勸我們不要硬撐。六時左右，林懷民老師透過對講機，基於安全問題，希望我們下來。對講機也傳報了大教室和華爾滋餐廳及市銀廣場演出的情況，有五、六個舞者在四十八巷即興著，雨下著，她們舞動不停。天真的暗下來了，市銀大樓的牆面映出石井漠的作品《見埃及》，是石井小浪的一個凌空躍姿，似乎毫無顧忌地喚出自由的意義。

舞蹈社的左邊外牆是蕭靜文所設計的《人類族PartyIII》層層疊起，由地面的木籠子象徵現代公寓，聽說上面掛了招示：只准餵食新台幣，一兩位演員還在籠內堅守崗位。風還是不停打轉著鐵架，我的腦筋也空轉著，一面恍惚地打瞌睡，又不時驚醒。巷口不知何時起了營火，風雨激情地衝向營火，找到它閃動奔竄的形影，竄出許多小火星，整條巷子一下子綴滿了火光。高樓對待下，各小巷傳出的吟唱，延伸了古典時代黑森林壓抑的呻吟。拿出望遠鏡希望能看到汪其楣老師，有二三十位年輕人繞著營火圍成大圓圈，歌聲、火焰、光影交疊著，曜君跟著旋律哼了起來，時間的壓力慢慢緩下來。夜裡，嚇醒，不知有多少次，而每次睜開眼又嚇一跳，才發現暴露在高空中，很快地我又精神恍惚的睡去。

十月九日清晨被敲擊聲驚醒，四十八巷上，吳中煒和他的同伴用大鐵鎚，沒命地打著油桶，憤怒與壓抑交疊著，喚起被擠壓的傷痛與傷痕，這時仔細看到舞蹈社以及展開在我們腳下的台北市：「這個城市一點也不美，幾乎都已經沒有綠地了。整個城市早已毫無規劃的被鋼筋水泥建築

切割得傷痕累累。我也看到我婆婆的中華舞蹈社。中華舞蹈社也不美，但是它把我們連結向這個城市正在消逝褪去的記憶，它把我們連結向那已成過去的文化。^{5]}

不久，看到鄰居帶著兒子雷千灝透過望遠鏡和我打招呼，一時不知所措，當母親的我掛在半空中，不知這幼小心靈怎樣看待這事。人潮慢慢在巷內靠攏起來，市長候選人陳水扁、趙少康都前來關心，台北民族舞團一行車鼓陣、吆唱、擊鼓，誇張閃跳動作，為第二天的活動暖場，活動在A到G的表演區域中各自活絡起來。約莫下午時分，從美國剛到的蔡老師的二哥二嫂蔡崑山夫婦也趕上搶救活動，現場正巧一位來自日本大阪市政府都市環境會議事務局長傘木宏夫說：大阪市政府於十五年前一度要拆掉「中之島工會堂」，結果民間發起抗爭，終於保存下來，並作為社區文化中心。為了使大阪市政府不再興起拆毀的念頭，每年五月，大阪市文化界集結二十萬人舉行為期三天的「中之島祭」。傘木宏夫說，以蔡瑞月舞蹈社的屋況，運用科學或建築方面的技術，要保存是不成問題的。

時間進行了二十一小時，上面的情況，因風雨長時間肆虐著，曜君的腳在雨水的浸泡下，已腫起來；詩菱臉色蒼白，發熱頭痛著。結束前的四小時最難煎熬，身體又冷又虛，幾次幻覺會掉下去，當對講機傳來各種勸說的話語，我們互相對看，不發一語。當身體接近虛脫，逐漸不能自主地又虛又慌時，僅靠著禱告，以求平靜。五點前，圍觀的群眾又聚起來，聲樂家龍倩帶領大家高唱「Oshelom」，意味著平安與祝福，地面上有五位舞者隨歌聲舞動著，吊車緩緩下降到約半層樓高，我簡短地感言：「席斯颱風來的真是時候，我們並沒有怨言，若把颱風比做襲擊台灣的經濟風暴，把關心重建台灣文化藝術的民眾都吹跑了，但我看到還有那麼多人關心我們三人的生命安危，但有誰真正思考二千多萬人享有文化藝術自主的權利？」接著抵達地面時，內心滿滿的感覺，不是掌聲，不是光環，而是夜裡的種種人、事物、熱情、理想、友誼……。我私下和自己定下約定，我將更堅守舞蹈文化推展的理想與實踐，為了感謝在颱風裡所有文化友人的友誼。

一九九九年五月，「蔡瑞月舞蹈研究社」再度面臨拆遷的惡夢捲土重來，我終於了解：政治影響是文化永遠的宿命。

註釋

- 1 張伯順（1994，10月9日），〈旋轉的舞步請莫停，莫停〉，《聯合報》。
- 2 王墨林（1994，9月10日），〈歷史長河裡看蔡瑞月〉，《中國時報》。
- 3 徐開慶（1994，9月4日），《民生報》。
- 4 王墨林（1994，10月10日），〈表演藝術：激進抗爭〉，《民生報》。
- 5 張靄珠，〈女性身體與城市空間的對話〉，《中外文學》，第27卷，5期（10月）：頁40-62。
- 6 鄧芝蘭（1994，10月10日），〈我家在空中，風雨中落地〉，《中時晚報》。

【牢獄與玫瑰——蔡瑞月的人生浮現】

台灣舞蹈界集體記憶的首次還原

日出，日落，趕路要回到舞蹈的故鄉，鄉愁一路由1953年緊跟到2000年，像穿落雪白衣少女在四〇年代淡淡浮出，趕路，經過乾井、流沙、烈火，來到她自己和大家起造的厝。

舞蹈考古的行腳，好彥、素君、淑姬、秀峰、馥蘭、偉誠……不是扮演角色，而是還原角色，

手拿牛漆草在厝角厝後，拍揮炭灰塵埃，

打開前庭的木門，酒杯、筵席擺定，蔡瑞月為厝前的左右各點起燈火，路上漂泊的、寂然孤獨的、舞蹈的親人，一齊進來，回到住過貧窮的村落，簡樸的厝內，因著舞蹈熱情親懷等著子女，貧窮無法阻止這個村落一代懷孕著一代，我們舉杯互禱回到台灣舞蹈的故鄉。

演出時間：89年9月29日7：30P.M.；9月30日2：30P.M./7：30P.M.；10月1日2：30P.M.

演出地點：新舞臺（台北市信義區松壽路3號）

舞碼：印度之歌、黛玉葬花、女巫、同舟、勇士骨、死與少女、牢獄與玫瑰、傀儡上陣、追、新建設、月光

洽詢電話：2511-3352





Special Feature